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二十五回 學華文師生沆瀣 聽演說中外糾纏

卻說王總辦送出金子香，回到臥室，檢點來往信札，內有上海寄來他姪兒的信，說匯款已經收到，但儀器購辦不易，總須再歇兩三個月，方能帶了前來，自己放寬了這條心。只長沙的匯款，不知何時可到，家眷如到濟南，總要半年以後，正是客居無聊，悶悶不樂。按下不表。且說他姪兒名公博，表字濟川，父親名文澄，表字淹卿，合宋卿是嫡堂兄弟。長沙宗族的法則，向來講究，雖然堂弟，猶如胞弟一般，所以他同宋卿往來，極其親近。這淹卿從小飄流上海，做了大亨洋行買辦，幾年間頗有幾文積蓄，因娶了一房妻室，生下濟川，到他十三歲上，送入外國學堂讀洋文。

濟川天分極高，不上三年，學得純熟。誰想他父親一病死了，濟川就想照外國辦法不守孝，不設靈，早早的擇地埋葬；他母親不肯，定要過了百日才准出材，因此耽擱許多洋文功課。及至出材的時候，他母親又叫他請了許多和尚道士，在家誦經懺，濟川雖不敢不依，然而滿肚皮不願意，躲在孝堂裡，不肯出來合那和尚道士見面。好容易把他父親骸骨安葬罷，又要謝孝，一切浮文，足足鬧了四五個月，才得無事。其時已離學堂放年假不遠，濟川趕到學堂，原只打算降班，豈知學堂裡的教習，本有些不願意他，借此為名斥革了出去。濟川這時弄得半途而廢，對他母親哭過幾次，要想個法兒讀洋文，他母親勸道：「我兒！你也不須那樣悲感！你老子雖死了，他卻薄薄的有些家產，橫豎不在乎你賺錢吃飯，那勞什子的洋文讀他做甚？據為娘的意見，不如請個先生家裡來，教你讀中國文，你叔叔也是翰林，你將來考中，合叔叔一樣，何等體面？為什麼要學洋文？學好了也不過合你老子一般，見了外國人連坐位都沒有的，豈不可恥？」這濟川原來孝順的，又聽他母親說得痛切，再兼覺得自己中文實在有限，暗思我且把中文念通了，然後去讀洋文不遲，有了三年底子，也比別人容易些。想定主意，連連稱是。他母親見他允了，就托了幾處親戚，訪請一位名師，每年束脩一百二十兩，自此濟川就在家裡讀書。那先生姓繆，是在江陰書院肄業的人才，頗有幾分本事。起先教他經書，不上一年，溫故知新，五經均已讀熟。先生就拿東萊博議講給他聽，傳授他做文章的法兒，又叫他左傳要讀熟。他向來未遇名師指教，今得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新理，那有不服的道理？自然奉命惟謹了。叫他讀左傳，他就把一部左傳翻來覆去的讀起來。讀到第六本宣公那一冊，有什麼「宣子驟諫，公患之，使鉏麇賊之」一節，為他事跡離奇，留心細看，看出破綻來了，大啟疑心。

要想問問先生，可巧先生有事出去。等到天黑回來，他把這本書攤開，對著先生問道：「書上的話，諒來決非謠言。」先生道：「書乃聖經賢傳，豈有造謠言的道理？」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節學生有些不懂。那鉏麇說的一番話誰聽見的？如何會傳到左氏耳朵裡把他寫上？」先生道：「這作興趙宣於的家人們聽見的。」他道：「趙家既有人聽見，知道他要害主人，為什麼不把他捉住，倒隨他從容自在的觸槐而死呢？譬如我們家裡有了刺客，是決不能不捉的，一人捉不住，喊了眾人，也把他捉住了。先生常說左傳文章好，據學生看來，也不過如此，這分明是個漏洞。」先生被他駁得沒話說，發怒道：「讀書要觀其通，誰見你這般死煞句下，處處要恁般考到實處，那就沒一部書沒駁的了。」他見先生發怒，也只得罷手。過了些時，抽了一部歐羅巴通史，找出幾段問問先生。這先生雖係通人，沒得那般八股習氣，卻鬧不住他如此考問，可巧有別的事，就便辭卻這館，薦一位浙江學堂裡出來的教習，是他朋友瞿先生。到次年正月裡，瞿先生來開館，一般也是拜孔夫子，請開學酒。這瞿先生卻比繆先生開通了許多，打開書箱來，裡面盡是新書，有些什麼盧梭民約論、孟德斯鳩萬法精理、飲冰室自由書等類。他所講的，盡是一派如何叫做自由，如何叫做平等，說得天花亂墜。濟川聽了，猶如幾年住在空山裡面，不見人的蹤跡，忽然來了一位舊友密切談心，那一種歡喜的心，直從心底裡發出來，暗忖道：「這才好做我的先生了！」誰知這位先生議論雖高，卻不教他做什麼功課，只借些新書給他看，平空演說演說他。忍不住要請教些實在的功課，先生沒法，只得出去買了幾張暗射地圖，又是地理問答，打算教他初級地理。他道：「這些從前學堂裡通都學過。」先生不信，揀幾個島名試試他，果然記得，那真沒法難他了。以此類推，可見淺近的物理學、生理學類他都曉得。歸到根來，只有仍舊教他中文。於是又買了幾部選本古文，想要傳授心法。打開一看，乃是什麼戰國策，默誦一篇，連句子自己也有作不出的地方，就只有歐陽公的幾篇記，三蘇的幾篇論，好拿來講給他聽。又叫他每逢禮拜六作文。幸而這先生是濟川拜服的，有些錯處，可以將就過去，也不來挑剔先生了。但事不湊巧，有這位極開通的兒子，就有那位極不開通的娘親。

且說濟川的母親，因為丈夫死了，覺得自己是個未亡人，沒得什麼意興，拿定了個修行念頭，簡直長齋繡佛，終日的念「阿彌陀佛！南無觀世音菩薩」倒還罷了，偏偏信奉鬼神，又是要燒雷祖香，又是要拜門姆，七月半定要結鬼緣，三十日定要點地藏燈，濟川勸了幾次，說天下那裡有鬼神？就是有鬼神，他的性質總不同人一樣，人去恭維他，他那裡得知？至於雷能打人，並非有什麼神道主使，只因人不曉得避電的法兒，觸了那電氣，自然送命，燒燒雷祖香，也避不了電氣。北斗是個星，天空有行星、恒星兩種，恒星就是日，行星就同我們地球一般，外國人看出來的，那有什麼神道在裡面？拜他何益！他母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越說越不象樣了，連神道都要誣蔑起來。據你說來，祖宗也是假的，供他則甚？那不把香煙血食都絕了麼？昨夜我做夢你父親同我要錢使用，我正念些經，焚化些冥錢與他呢。你讀你的書，休來管我閒事。」

濟川被他母親搶白一頓，肚裡還有許多道理，也不敢說了。

出來走到書房尋思，母親那般執迷不悟，總是沒學問的原故。

女學不開，中國人沒得進化的指望了。因此，動了個開女學堂的念頭。一日，合瞿先生說起，瞿先生大喜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年紀雖輕，卻有這般見識，怪不得人家要看重青年。這女學堂前兩年有人辦過，但是沒有辦好，如今我有幾位同志，正商量這件事大家湊錢，每人出洋五十元，現已湊成十分，有五百塊的光景。想開個小小女學堂，但只也要三千塊左右，那二千多竟沒處設法。你可能籌畫籌畫，贊成此番義舉？將來歷史上也要算你一位英雄。」濟川聽了這話，尤其踴躍。只是家裡有些積蓄，都放在莊上，那裡幾千，那裡一萬，自己雖然曉得，卻搶不到作主。倘若同母親說明，包管駁回，要先生替他個妙計出來。瞿先生眉頭一縐，想了半天，道：「這事容易。我聽說令堂歡喜吃齋念佛，料來功德是肯做的。待我假造一本緣簿，只說龍華寺裡的和尚募化添造一座大殿，只少二千五百塊洋錢，要是肯捐，功德無量。你拿進去給他看，就說是我的來頭，包管有點邊兒。」濟川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先生妙策入神！中國人只曉得諸葛亮，先生就是個小諸葛了。」瞿先生被學生這樣恭維，把金絲邊眼鏡裡的眼睛一抬，也自揚揚得意。就在書架上找著寫輪聯用剩的舊黃紙，取來裁訂了一本緣簿，寫了無數功德話頭，作為募啟，後面寫某道台捐幾千，某總辦捐幾千，某太太捐幾千，總之，沒有幾百的一款。變了幾種字體，做得一毫看不出是假的。次日，墨跡陳了，又摹仿了寺裡一顆印印上，然後交給濟川，捧了進去。他母親見了，果然信以為真，念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原來先生也相信這個，你是個謗毀神佛的，為何也肯拿進來？濟川發急道：「兒子只說神道沒有佛是有的，這個原應該信他的。」他母親道：「我在上海多年，早聽說龍華是個大寺，燒香的人也很多，卻沒有去燒過香，幾時也要去走一趟才是。」濟川捏了一把汗，暗道：他這一去，那話兒就穿崩了，如何使得？便道：「那龍華寺路遠哩。平時山門都關起來的，只三月裡才開呢。這緣簿，先生說，只要我們捐上二千五百塊洋錢，就好買料修造大殿了。這功德有一無二，佛在西方，也要記下我們名字，算是第一件功勞。母親定是壽高八百，兒孫們也後福無窮。」他母親道：「我兒這話一些不錯，如來佛一粒米能普救天下的荒年，我們就靠著他吃飯哩，替他修修大殿，還不應該麼？你快去把緣簿上了，答應先生，我叫人去請錢店裡的李先生來，叫他兌洋錢便了。」濟川含笑捧了簿子出來，一一與先生說了。瞿先生笑道：「果不出我之所料！」當下不禁大喜，就叫濟川寫在簿子上。濟川道：「學生的字不好，請先生代寫罷。」瞿先生把臉呆了一呆道：「那卻使不得！不論好壞，總是你的親筆。」

濟川只得自己寫好。次日，果然二千五百塊的洋票寫來了。

瞿先生道：「此款且交與我收藏，此時房子還未看定哩。待一一佈置妥貼，開學時再同你去看。」原來這瞿先生在上海混得久

了，頗沾染些滑頭習氣，他那裡開什麼女學堂？因為同幾個書舖伙計約定了翻刻一部書，原不過借濟川這筆款子活動活動，賺出錢來，將來或是歸本，或是捐入女學校裡，由他怎樣造言搪塞。濟川不知，還當是真的，過了兩月，才催問道：「先生！為什麼還不開學？」瞿先生道：「那有這般容易？房子還看不成。你想上海寸金地，稍為寬敞些的房子，人家不叫他空著，早賃去開店了。開學堂是貼本的事，萬不可出重價租房子的，所以為難。」濟川聽得，十分焦灼，可巧有從前兩位同學放假，同來看望他，約他到民權學社裡去走走，濟川欣然應允。這日先生有事出去，要耽擱幾日才來，濟川樂得偷閒，當下就合他同學到得民權學社。這學社不比別處，濟川進去，只見那些學生一色的西裝，沒一個有辮子的，見了他三人的打扮，都抿著嘴笑。濟川看看他們，再看看自己，覺著背後拖了一條辮子，就像豬尾巴似的，身上穿的那不傳不俐的長衫，正合著古人一句話，叫做「自慚形穢！」那兩個舊同學領他到了一處樓上，找著熟人，談起來都是說的中國那般那般的腐敗。

正在談的高興，外面闖進一個人來，一頭是汗，把草邊帽子掀起，拿來手中當扇子扇。大家立起道：「宋學長請坐。」那人把頭略點了點，揀張小方机坐了，說道：「諸君還在此閒談得快活，外邊的事不好了！」

且說濟川的舊同學，一姓方叫方立夫，一姓袁叫袁以智，他那熟人便是胡兆雄，來的那人就是宋公民。當下公民忽說出那句突兀的話來，大家驚問所以。他喘了口氣道：「說也令人可氣！雲南邊界上的百姓，因為受了官府逼迫，結成一個黨，想要抗拒官府；官府沒法，想借外兵來剿滅他們。諸君試想，外國人是惹得的麼？他們借此為名，殺了我們同胞，還要奪了我們土地，豈不是反了？為此我們幾位義務教員，印了傳單，約些同志在外國花園演說，這時預先運動去。諸君見過傳單，務必要到的。」大家諾諾連聲，義形於色，又痛罵一回雲南官府，方才各散。濟川是不用說熱血發作起來，恨不能立時把雲南的官府殺了才好。到得書房，何曾肯好好睡覺？靠定椅子，咬牙切齒，恨恨不休。家童見了，不知他為了何事，滿面的怒氣，暗道：「我們少爺今天出去，一定吃了人家兩個耳光沒有回手，所以那般動怒，倒不好走開，他發起脾氣來，少不了一頓拳腳。」只得站在書房門口趑趄著，欲進不進。濟州連問外面何人？他才大大方方的走了進來。濟川看他那樣兒，竟同百姓怕官府的樣子一樣，因歎一口氣道：「你也不犯著這般怕我。論理你也是個人，我也是個人，不過你生在小戶人家，比我窮些，所以才做我的家童。我不過比你多兩個錢，你同為一樣的人，又不是父母生下來應該做奴才的，既做了奴才，那卻說不得乾些伺候主人家的勾當，永遠知識不得開，要想超升從那裡超升得起。我新近讀了漢書衛青傳，衛青說：「人奴之生，得免答辱足矣！中國古來的大將軍，也有奴隸出身，當他做奴隸的時候，所有的想頭，不過求免答辱，簡直沒有做大事業的志向，豈不可歎？我如今看你一般是個六尺之軀，未必就做一世的奴才，如來說請佛眾生一切平等，我要與你講那平等的道理，怕你不懂，只不要見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分兒就是了。」那家童聽了他這番大議論，絲毫摸不著頭腦，一會又說什麼漢書，想來就是兩漢演義了，忖道：「怪不得人家說我少爺才情好，原來兩漢演義那部書都記得這般熟。」一會兒又說：「什麼如來佛，更是駭怪道，好好的怎麼念起經來了？什麼奴隸平等，一概不懂。」豈知濟川是練就這一套兒，碰著題目對手總要發揮發揮，吐吐胸中鬱勃之氣。

閒言少敘。到了次日，濟川一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合他母親稟過，說要回看朋友。他母親叫他吃了早飯去，他那裡等得及，回說不餓，走到書房，把舊時的操衣換了，拿辮子藏在帽子裡，大踏步的出門而去。走到外國花園，卻靜悄悄地不見一人，尋思這些有義氣的人兒，怎麼也會失信？日已三竿，還不到來。回轉一想道：「嗷！我卻忘記問問他們約的是幾點鐘？真正上當哩！今兒只好在此候一天罷！」等到午牌時分，肚裡餓的耐不得，才看見有人把些演說桌椅向正廳裡搬了進來。

要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